

中國現代文學名著選講

第二冊

湖北省十一所大专院校 编写



20974481

目 录

丁西林

一只马蜂..... (1)

《一只马蜂》分析..... 张芳彦 (20)

欧阳予倩

车夫之家..... (27)

《车夫之家》分析..... 李天海 (36)

瞿秋白

赤潮曲..... (43)

《赤潮曲》分析..... 李天海 (44)

一种云..... (47)

《一种云》分析..... 余逸才 (48)

蒋光慈

少年飘泊者 (略)

《少年飘泊者》分析..... 胡绍华 (51)

哭列宁..... (57)

《哭列宁》分析..... 胡绍华 (61)

田野的风 (略)

《田野的风》分析..... 谢道弋 (65)

叶圣陶

潘先生在难中..... (71)

《潘先生在难中》分析..... 谢道弋 (89)

多收了五斗..... (95)

974481

2015/15

《多收了三五斗》分析·····	张厚明(103)
倪焕之(略)	
《倪焕之》分析·····	方万勤(108)
茅盾	
林家铺子·····	(116)
《林家铺子》分析·····	谢道弋(154)
春蚕·····	(162)
《春蚕》分析·····	李德尧(183)
子夜(略)	
《子夜》分析·····	张昌武(190)
腐蚀(略)	
《腐蚀》分析·····	谢道弋(198)
白杨礼赞·····	(206)
《白杨礼赞》分析·····	唐明益(208)
殷夫	
血字·····	(212)
《血字》分析·····	张芳彦(213)
别了,哥哥·····	(218)
《别了,哥哥》分析·····	张芳彦(220)
柔石	
二月(略)	
《二月》分析·····	吴凤祥(224)
为奴隶的母亲·····	(231)
《为奴隶的母亲》分析·····	方万勤(254)
戴望舒	
雨巷·····	(262)
《雨巷》分析·····	方万勤(264)

	我用残损的手掌·····	(268)
	《我用残损的手掌》分析·····	方万勤(269)
陈	梦家	
	自己的歌·····	(272)
	《自己的歌》分析·····	刘诚言(274)
巴	金	
	家(略)	
	《家》分析·····	李德尧(277)
	寒夜(略)	
	《寒夜》分析·····	李天海(288)
老	舍	
	骆驼祥子(节选)·····	(295)
	《骆驼祥子》分析·····	毛正田(303)
曹	禺	
	雷雨(节选)·····	(310)
	《雷雨》分析·····	刘诚言(349)
	日出(略)	
	《日出》分析·····	刘诚言(359)
叶	紫	
	丰收·····	(366)
	《丰收》分析·····	章诗胜(409)
肖	红	
	生死场(略)	
	《生死场》分析·····	谢道弋(415)
肖	军	
	八月的乡村(略)	
	《八月的乡村》分析·····	田兰金 沈光明(421)

- 沈从文
- 月下小景……………(428)
- 《月下小景》分析……………李天海(441)
- 边城(略)
- 《边城》分析……………童秉国(445)
- 洪 深
- 五奎桥(略)
- 《五奎桥》分析……………夏国康(452)
- 田 汉
- 名优之死(略)
- 《名优之死》分析……………冯黎明(459)
- 夏 衍
- 包身工……………(466)
- 《包身工》分析……………李德尧(479)
- 上海屋檐下(略)
- 《上海屋檐下》分析……………邹吉纳(488)
- 蒲 风
- 我迎着风狂和雨暴……………(494)
- 《我迎着风狂和雨暴》分析……………胡绍华(496)
- 姚雪垠
- 差半车麦秸……………(499)
- 《差半车麦秸》分析……………谢道弋(512)

一只马蜂

(独幕喜剧)

丁西林

剧中人 吉老太太 年约五十余岁，身材细小，体质强健，淡素服装，非常的清洁。

吉先生 吉老太太的儿子，年约二十六七，强健，活泼，极平常极自然的服装。

余小姐 年约二十五六岁，姿势美丽，面自富有表情，服装精致。

仆人。

布景 一间小小长方形房子，后面墙壁中间，两扇宽门。门的左边置一衣架，靠墙一小桌，桌上置鲜花。右边靠墙立一书柜，内藏成套的中西书籍。左壁的里边，开一独门，门前为短门大窗，窗边置写字桌，上置文具。房的右壁，后半亦开一门，前半靠壁置书架，架上置装饰品。壁上悬字画。房子中央略偏前与右，置一小圆桌，上置茶具，桌的右侧置大椅（即安乐椅），左侧置可坐两人的长椅，两椅之间置一小椅，椅上皆置腰枕。

开幕时吉老太太睡卧在大椅上，脚下置高垫，手中报纸落

地上。

吉先生 （将左门徐徐推开，见老太太睡卧椅上。轻步走至衣架，取了一件薄大衣，走至椅前，轻轻盖在老太太身上。老太太醒觉。吉先生含笑问）睡着了没有？

老太太 我本想闭了眼歇一会，不想一不留心，就睡着了。

（坐起。）

吉先生 老人家的眼睛，同小孩子的眼睛一样，闭不得的。一闭了，就不由你做主。（将报纸拾起，坐在小椅上。）

老太太 现在什么时候了？

吉先生 （由怀里取出一个表看了一眼）三点一刻。

老太太 你在那里一直到现在？

吉先生 在书房里写了两封信。

老太太 喔，不错，你替我把那封信写了吧。

吉先生 好，现在就写。（坐到写字桌，从抽屉里拿出信纸信封，瓶里倒了水，磨墨取笔，预备写字）怎样写法？

老太太 随便的写几句好了。你把我们动身的日子告诉他们，叫他们雇一只船到港口接一接。

吉先生 你一面说，我一面写吧。一定下星期二动身么？

老太太 喔，已经不是日子，还再不动身！

吉先生 （一面写，一面念，一面说），“……十九日起程回南。”（停笔用手指计算日期）十九，二十，二十一。（写）“二十一日到港。叫张宏同江妈雇一只船到港口接一接。”（问）是不是？

老太太 是，最好叫到李老四家的船，乾淨。要是李老四的船出了门，叫邓祥发家的也可以。

吉先生 （写）最好叫到李老四家的船。（一面写一面口中

低声的念)……邓祥发家的也可以。(问)还有什么?

老太太 (自己想她的心思) 这几天太阳已经很利害, 不如叫他们先把南房里的皮衣服拿出来晒一晒。

吉先生 好, 还有什么?

老太太 没有什么。(自言自语) 王妈回家, 说过了节就回来, 不知现在已经回来了没有?

吉先生 继续的写信。

老太太 余小姐, 应该送她点礼物才好。

吉先生 (先写完了信, 然后答话, 再接着写信封) 你不是说送她一件衣料的么? (写完了信封) 好了, 写完了。

老太太 (被吉先生打破她的深思) 写完了吗?

吉先生 (走至椅前, 将这信送出) 要不要看一遍?

老太太 你念一念吧。

吉先生 (念信) “二妹览: ‘已经不是日子, 还再不动身!’ 母亲说。……”

老太太 这是写的什么?

吉先生 这是写信的一个帽子。(继续一句一句的念信) “母亲定于十九日动身。二十一日到港。叫张宏同江妈雇一只船到港口接一接。最好叫到李老四家的船, 乾净, 要是李老四家的船出了门, 叫邓祥发家的也可以。这几天太阳已经很利害, 不如叫他们先把南房里的皮衣, 拿出来晒一晒。王妈回家, 说过了节就回来, 不知道现在已经回来了没有?” 没有写错吧?

老太太 (笑) 喔, 你们现在写信, 都是这样写么?

吉先生 这是最时行的直写式的白话文, 有一句, 说一句。你

没有旁的话要说么？

老太太 没有。

吉先生 这下边是我的事。（继续念信）“这次母亲在京，一切都好。惟有两件事，不大称心。……”

老太太 我有什么事不称心？

吉先生 （不答，继续念信）“第一，她这次来京的目的，本想劝她的儿子，赶紧讨个媳妇。她可早点抱个孙儿，方头太耳，既肥且晰。噫！不想来京两月，绝少成绩。媳妇，毫无影响，孙子，渺无消息；第二，她满心满意，想亲上加亲，把姊妹改做亲家，侄儿变做女婿。不想她那不肖之女，又刚愎自用，不顺母意。因此上，这几日来，口中不言，心中闷闷。不过那位表侄先生，现已广托亲友，多方物色。夫诚能动神，勤能移山，况在佳人才子聚会之首都，求一称心合意之老婆乎！故数月之内，定有良缘。将来一杯喜酒，或能稍慰老年人愿天下有情人无情人成眷属之美情也。”说得对不对？不要生气啊。

老太太 （稍有不快之意）我有这些闲工夫来同你们生气！你们的事，我老早就对你们讲过，由你们自己去，我一概不管。你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吉先生 （将信封好，贴了邮票，走至椅旁，一手放椅背上，一手理她的头发）妈，你是一个特殊的女人，你什么事都是非常。你是一个非常的良妻，一个非常的贤母。惟有这一件，你没有逃出了做母亲的公例。

老太太 把这件大衣挂起来。

吉先生 将衣挂原处。

老太太 （追想到她以前的生活）“贤妻良母”，配不上这四

个字！

吉先生坐到原处。

老太太 你父亲死的时候，你只有八岁。云儿只有五岁。那个时候，我就不相信那私塾先生的教书方法。——也一半舍不得你们去受那野蛮的管束——所以我就拿定主意，自己教你们。一直把你教到十六岁。那时所有的产业，就是那分来的五十亩坏田。现在你们可以不愁穿，不愁吃。不是说大话，要是你们不是每年上千块钱的学费用费，现在大约十倍那么多都不止了。

吉先生 所以我说你是一个特殊的女人。

老太太 是的，贤妻良母，有什么稀奇？现在的一般小姐们不是一天到晚所鄙薄不屑得做的么？

吉先生 你要原谅她们。她们因为有几千年没有说过话，现在可以拿起笔来，做文章，她们只要说，说，说，连她们自己都不知道说的些什么。

老太太 现在这班小姐们，真教人看不上眼。不懂得做人，不懂得治家。我不知道她们的好处在什么地方？

吉先生 她们都是些白话诗，既无品格，又无风韵。旁人莫名其妙，然而她们的好处，就在这个上边。

老太太 我问你，这样的人也不好，那样的人也不好，旧的，你说她们是八股文，新的，你又说她们是白话诗，
.....

吉先生 是的，同样的没有东西，没有味儿。

老太太 那末你到底要怎样的一个人，你就愿意？

吉先生 （耸肩）坏的就是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要是找老婆如同找数学的未知数一样，能够立出一个代数方程式来，那倒容易办了。

老太太 怎么你们表兄弟两个，这样的不同！那一个就请这个，托那个，差不多今天等不到明天。你是总不把它当一件正经事看。

吉先生 不把它当件正经事看！因为我把它看得太正经了，所以到今天还没有结婚。要是我把它当做配眼镜一样，那么你的孙子，已经进了中学。

老太太 （觉得对他没有办法）倒一杯茶给我。

吉先生倒了一杯茶送给老太太，自己亦倒了一杯，慢慢饮之。

老太太 （沉思半晌）你知道不知道，你的表兄已经同我说了几次，要我替他做媒？

吉先生 怎么不知道？

老太太 你知道他要说的是谁么？

吉先生 余小姐，是不是？你问过了她没有？

老太太 （很慢的回答）没有。

吉先生 为什么不问她？

老太太 为什么不问？（少顿）我想今天问她，——好不好？

（语时视吉先生。）

吉先生 很好，看护妇配医生，互助的原则，合作的精神，结婚时最好的演说资料。

老太太微微的叹了一口气。

仆人推开左门。

仆 人 老太太，余小姐来了。

老太太 请她进来。

仆人走出，吉先生放下茶杯，忙走至写字桌，整理笔砚，折好了桌上报纸。

仆人由外面推开左门让余小姐走进，自己随后收去了桌上

的茶具。

余小姐 （戴了帽子手套，一手提钱包，进来之后，一面与主人招呼，一面脱去手套，将钱包置门旁小桌上，解下帽子）老太太，吉先生。

老太太
吉先生 余小姐

吉先生接过帽子，挂衣架上。

余小姐 老太太，对不住得很，劳你们等了。

老太太 没有什么，请坐。（让余小姐坐大椅。）

余小姐 喔，老太太坐，老太太不用客气。我这儿坐好。

扶老太太坐大椅，自坐小椅。吉先生自坐长椅上。

余小姐 两点半钟就想来，忽然来了一个病人，要替他腾出一间房间来，忙了半天。还打算打电话，说不能来了，后来我想老太太就要回南，无论怎样忙，都要来陪老太太玩半天。

老太太 多谢你，我们也知道你医院里事情很忙，所以一向不常请你出来。今天是因为我们快要回南，想请你来，我们好当面向你道谢。这一次实在劳苦了你。起先是我们吉先生，住了两个星期，都是你招呼，后来又是我自己，我们实在感激你的了不得。

余小姐 老太太太客气，那是我们的职务。老太太这几天饮食可好一点？

老太太 胃口不强，我一向就是这样。那一次到北京来，因为在路上略微受了一点辛苦，所以觉得不大舒服，实在没有什么病。我们吉先生一定要我到医院去，说医院里怎样的舒服，怎样的干净。我总是不想去。后来他又说我精神不好，一定是睡觉不好，非得到一个清静

的地方去静养几天不可。我被他说不过了，方才住到
医院去。我出来的时候，他还要我再多住几天。

吉先生 我的母亲是不相信医院，不相信看护妇的。

老太太 我并没有说我不相信看护妇，我是因为常常听见讲医
院里招呼不大周到。

吉先生 没有什么，你现在不但相信她们，并且喜欢她们。

余小姐 我们也知道，外面有很多的人说我们的坏话，现在不
是我来替自己辩护，有时实在不是看护妇的疏忽，实
在是这一班生病的太太小姐们的麻烦。我时常同其余
的同事说着玩，说这些人什么事不会做，连生病也不
会生。……

吉先生 要生病生得好，本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余小姐 她们第一，就不肯听医生的话，要这样要那样，一天
要压几十次铃子。你对她们说，叫她们不要吃东西，
她一回儿要到外边买些水果，一回儿想叫家里送点鸡
汤。你想，要叫我们同平常人家的老妈子伺候太太小
姐们一样，我们那里有这么许多工夫？我们平均每人
要招呼十个人。喔，说也是无用，她们那里肯讲理？

吉先生 做看护妇本来是一种很苦的职业，因为世界上最不讲
理的是醉汉，其次就要算病人。

余小姐 好笑得很，遇到一种奇怪的人，病快好的时候，他还
要你陪他谈天。（看了吉先生一眼。）

吉先生 那真是可想而知的讨厌。要是个男人，还没有什么，
假若是个女人，那恐怕简直没有办法。

老太太 不过我终是不相信，其余的人能够同你一样。纵然有
你这样的能干，也一定不会这样的和善，这样的体
贴。

仆人由左门入，手里拿了一个盘，盘中置茶壶、茶杯、糖碟等物。

老太太欲倒茶。

余小姐 老太太请坐，让我自己来倒。（倒了一杯茶送老太太。）

老太太 喔，谢谢你。

吉先生倒了一杯茶送余小姐。

余小姐 （受吉先生之茶）谢谢。（欲代吉先生倒茶。）

吉先生 谢谢，我不喝茶。

余小姐 （一面喝茶）老太太为什么不在北京多住几天？有吉小姐在家，难道还不放心么？

老太太 她倒什么都能够，不过我这次离家已经很久。我本是因为吉先生病了，所以来看看。

余小姐 我想吉小姐一定也是很能干。

老太太 什么叫能干。不过一个女孩子应该知道的事，我不容她们不知道。

余小姐 不过要想同老太太一样的能干，恐怕不容易。

吉先生 做能干父母的子女，是一件很苦的事。暑假那么热的天气，回到家，只有两个星期，两个星期一过，就一个赶到乡里去种田，一个赶到厨房里去烧饭。

老太太 （笑）我是一个很顽固的人，——我现在也有了年纪，也不怕人笑话，——我以为一个人多知道一点事，一定不会有坏处。我不相信，一个女人会做了饭，就不会做文章。

吉先生 不错，不过困难的不是会做了饭的女人不会做文章，是会做了文章的女人就不会做饭。

余小姐 吉小姐会到北京来么？我很想认识她，我想她一定是

同老太太一样的和气，可爱。

老太太 她旁的没有什么好处，不过还直爽。就是我嫌她有点新的习气。

余小姐 （高兴）我想我们一定会变做好朋友，她来的时候老太太一定要叫她写信给我。

老太太 （向吉先生）你有她的照片没有？

吉先生 有一张的，不知到那里去了。

余小姐 （忆起）喔，吉先生信里说老太太要我一张照片，我今天带来了。（走向小桌。）

老太太 （不解）我没有说要照片。（向吉先生）我几时……？

吉先生 你怎么没有讲？真是有了年纪的人，说过去的话不要几天就忘了。

余小姐 （装不听见，由钱包里取出一张小照片）这一张不大好，不十分像，等以后有了好的的时候，再送老太太吧。（以照片送给老太太。）

老太太 （看照片）你已经长得很好看，这张照片更加好。

吉先生 （向老太太取了照片，取笑老太太）你平常最讲究会说话的，怎么今天自己把话说差了？你应该说，这张照片固然很好看，但是总不及照片的主人好看。（与余小姐对看了一看。）

老太太 我是说的老实话。

吉先生 你们还坐一会儿才去？（向老太太）我送你一个好看的照片框子。（带照片由左门走出。）

两人不语者片刻。老太太对余小姐注视，余小姐不知所语，取了一块糖食之。

老太太 余小姐，我有几句话，很久就想同你谈谈。（将椅移近。）

余小姐忙将口里的糖吞下，理了一理裙子，坐直了身子，用心的听。

老太太 我想你一定以为我是一个很爱舒服的人，你知道我年青的时候，很过了些辛苦的日子。我们吉先生，从小就没了父亲，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全靠我一个人去问，连他们的书，也都是我自己教他们。差不多吃了二十年的苦，才把他们带到这么大。现在他们什么事都用不着我去担心。不过还有一件，我放不了心，就是他们都还没有成家。

余小姐的身子略微的颤动了一下。

老太太 这一层，我也同吉先生说过好几次，他都不把它当一件事。——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现在子女婚姻，本来也用不着父母去管，所以我也只好由他们自己去。（叹了一口气，略顿）我有一个表侄。

余小姐转了一转身子，恢复了自然的呼吸。

老太太 你大概也认识他，他到医院看过我。他虽然只看见过你几次，但是因为他时常听见我说你怎样的好，所以他很敬重你。他向我说了好多次，托我说媒，我都没有提过。因为我自己儿子的事，我都不管，我那里有功夫去管旁人家的事！不过他说，他一来不知道你的意思，所以不好向你开口，二来就是想对你说，也没有个好的机会。他，人是一个很好的人，他学的是医道，现在预备自己挂牌行医。他的脾气很好。也是一点坏的嗜好都没有。——喔，我知道我是一个很腐败的老太婆，说媒的事，是你们现在最不喜欢的。要是这样，我请你不要生气。

余小姐 （如梦初觉）我很感谢老太太的好意，那有生气的道

理？

老太太 他还想在我回南之前，得一个回信。我想这也不是立刻就要怎样的一件事，你如要细细想一想，你回去写封信告诉我，我想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略顿）你的意思怎么样？你有什么话，尽可对我说，你知道我差不多把你同自己的女儿一样看待。

余小姐 （思索了一会，打定了主意）我想我们年青的人，一点经验没有，什么事都全靠年纪大一点的人到处指点教导。老太太的意思怎么样？

老太太 喔，这是你自己的事 总得你自己做主。

余小姐 老太太的意思，如果觉得很好，那自然不会有错。

老太太 那我就说你很愿意？

余小姐 不过我想总得写一封信回去，问问父母的意思。

老太太 不错，不错，自然应该这样。那你就写封信回去，等你接到家里回信之后，再说吧。

余小姐 我想单由我写信去，还不十分妥当。

老太太 那有什么不好？

余小姐 可以不可以请吉先生写一封详细的信，把老太太的意思告诉家里，我再另外写一封信，一齐寄去？

老太太 不错，不错，应该这样。回来我对吉先生说一说，叫他写起一封信来。写好了，我叫一个人送给你。你说好不好？

余小姐 老太太的主意很好。

老太太 我们还是坐一会，还是就到公园去？

余小姐 老太太意思怎么样？

老太太 我们就去好不好？我叫他们去请吉先生去。（走去压电铃。）